

畅谈东方智慧

池田大作 季羨林 蒋忠新 著

下立强 译

CHANGTAN DONGFANG ZHIHUI

四川人民出版社



B3

5

畅谈东方智慧

池田大作 季羨林 蒋忠新 著

卞立强 译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42917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畅谈东方智慧/(日)池田大作,季羨林,蒋忠新著.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20-06573-6

I. 畅... II. ①池...②季...③蒋... III. 文化史
-研究-东方国家 IV. K3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034 号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Soka Gakkai, Ji Xian Lin and
Wang Xiu Gui, 2003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Sichu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CHANGTAN DONGFANG ZHIHUI

畅谈东方智慧

池田大作 季羨林 蒋忠新 著
卞立强 译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汪 澜
周靖明
杨 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网 址

<http://www.bookss.com>
E-mail: scrmcbf @ mail.sc.cninfo.net
电话:(028)86661236 86660527 86669700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679239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公司(028-87856259)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4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220-06573-6/B·273

定 价

20.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池田大作 1928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SGI)会长。作为作家、诗人和教育家，以佛法的“人道主义”为基调，曾就和平、环境、教育等问题，提出各种建议，在许多大学作过讲演，并同世界各国许多领导人、文化人、学者进行过对话。另外，还创立创价幼儿园、创价小学和创价大学等教育机构、户田纪念国际和平研究所、东洋哲学研究所、波士顿21世纪中心等学术、和平机构以及东京富士美术馆、民主音乐协会等文化机构。

著有小说《人性革命》(12卷)以及对谈集《展望21世纪》(和 A. 汤因比)、《20世纪的精神教训》(和 M. 戈尔巴乔夫)、《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和金庸)等一百余部。其中大部分译成英语、汉语等各种语言出版。1983年获“联合国和平奖”，并获得北京大学等世界许多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博士的称号。



季羨林 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为临清市)。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1935年赴德国留学,1936年至1945年在哥廷根大学学习印度古代语言和吐火罗文。1941年获得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历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现担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

主要著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季羨林佛教学术论文集》、《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糖史》、《大唐西域记校注》(主编)。翻译有《罗摩衍那》和《沙恭达罗》等。散文著作有《季羨林散文集》和《留德十年》等。



蒋忠新 1942年出生于上海。1965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实习研究员。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1991年任该所研究员(教授)。2002年10月7日去世。

主要著作有《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梵文写本之一·妙法莲华经(照相版)》、《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梵文“妙法莲华经”写本(罗马字转写本)》、《摩奴法典译注》、《大唐西域记校注》(合著)、《大唐西域记现代语译本》(合著)、《旅顺博物馆所藏梵文法华经断简(照相版及罗马字版)》。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授与“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前 言



池田大作

为了把“战争与暴力的世纪”改变成“和平与共生的世纪”，“东方的智慧”能够承担什么样的使命——围绕这个人类历史性的课题，我和现代中国具有代表性的两位有识之士，进行了长达七年的交谈。这个时期恰好是“激烈动荡的 20 世纪”过去，迎来新的“千禧年”的时期。

现代文明以发祥于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为动力，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丰富和方便；随着通讯、信息和交通工具的发达，全球正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化的浪潮也波及到全世界的范围。

但是，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全球一体化正面的背后，却隐藏着深沉的“黑暗”。

地球环境问题、核扩散、贫富差别的扩大、难

民剧增以及涉及民族、宗教、文化的纠纷等等问题，不能不令人感到人类的“黑暗”越来越深。其象征，可以说就是 21 世纪第一年秋季的“9·11”恐怖事件。

在人类历史的“黑暗”中，仇恨产生仇恨，报复引起新的报复——这种“仇恨”的连锁关系重重纠缠在一起。“仇恨”与“破坏”是“分裂”的动力。它会撕裂人与人的心，使民族与民族分离，使宗教与宗教对立，使人类与大自然分裂。

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文明的危机甚至会带来人类的灭绝，其最大的元凶就是盘踞在人心中的这种“分裂”的动力。

与此相反，“慈悲”与“创造”的精神是一种“结合”的动力。它会把人与人、民族与民族联结在一起，把人类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引导上共生的道路。用人的生命中这种内在的“结合”的动力来抑制“分裂”的动力，将是由“战争”转向“和平”的主轴。

在东方文明悠久的历史中，洞察和开发生命中这种内在的“结合的动力——善性”的智慧，一直像钻石般在熠熠发光。中国硕学季羨林先生及其弟子蒋忠新先生都在开发并用现代的知性来磨炼这种“生命之宝”。我和他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

回想起来，是 20 世纪代表性的硕学、英国历史



学家汤因比博士敏锐地察知现代文明的困境，并对“西欧中心史观”提出了异议。他反对西方文明一元论，立足于包括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的人类史的视野，生动地描述了许多文明的诞生、发展和衰亡。

我作为一个东方文明、特别是大乘佛教的实践者，30年前曾与汤因比博士进行过对谈。博士一向把他深刻的目光凝视东方的睿智。他注意到中国将是“统合未来世界的主轴”。

季羨林先生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世界有识之士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连续56年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现在仍为“终身教授”。

季先生是20世纪印度学、佛教学的最高峰，国际闻名的学者。他是东方学的开拓者，完全体现了东方的智慧，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承担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许多学术领域的领导重任。

他还是中国当代第一流的作家，写有大量格调高尚、文体流丽的散文，被誉为“国学大师”，深受广大人民的尊敬。

他还历任国家各种要职，为中国人民和人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季羨林先生和我第一次见面，是1978年9月我第4次访华期间，我访问北京大学并向北大第二次赠送图书的时候。当时大学方面接待我们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当时任副校长的季羨林先生。季先生经历

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他的面孔仍像北京的秋天那样明朗、乐观。

另一位鼎谈者蒋忠新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研究员，是世界第一流法华经抄本的研究者。

直接给这次鼎谈创造机会的是现为创价大学客座教授的卞立强先生。卞先生是季先生担当系主任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出身，也是季先生的弟子。当时他是北大教授，曾任东语系日语专业主任、亚非研究所副所长。他把我的十几部著作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并向季先生作了推荐介绍。据说季先生是通过和卞先生的交谈而产生了要和我对谈的念头的。在这里向为我推荐介绍的卞立强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最初是按和季先生对谈的形式进行准备的。后来考虑到在谈及作为“东方智慧”的佛教、特别是《法华经》时，我希望也能请季先生的高足、特别是在《法华经》研究上有渊博学识的蒋忠新先生参加，于是提出了由三人“鼎谈”的建议。季先生完全赞同了我的想法。

我们三人在东方思想悠久的历史中，寻求把民众、民族、宗教、文化联结在一起的“统合”和“共存”的智慧，并进行了多次对话。

通过我们三人的往返书信，共同探索研究的成



果，分四次连载在东洋哲学研究所的学术杂志《东洋学术研究》（第145~148号，2000年11月至2002年6月）上。在作为日文单行本出版时增加了“序章”，并对全文作了加工润色。

本书的开头，主要谈了年逾九旬的季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以及贯彻师生之道的蒋先生的生活信念（序章）。

接着通过季先生在佛教学和语言学方面世界性的贡献，阐明“释尊使用的语言”和佛教的“平等精神”（第一章）。

往下通过对大乘佛教经典编纂以来的“大乘非佛所说”论的批判，重点谈了《法华经》的起源（第二章）。另外，沿着《法华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日本的足迹，谈到日莲圣僧的佛法（第三章），以及在现代的情况下，“法华思想”在创价学会的历史中的发展（第四章）。

到此转向中国哲学史，为开发人的善性，提出“性善论”和“性恶论”，考察了“人性”（第五章）。

接着比较了东西方文化的特征（第六章），共同讨论了东方文化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依正不二”论（第七章）。

最后，在开辟21世纪人类的未来之际，互相就中国所起的作用及东方智慧的贡献等问题，具体地

交换了意见（第八章）。

通过这些谈论，逐个地考察了开发包含在东方思想中的“结合的动力”的智慧，并给它们照射进现代知性的光芒。

《法华经》的统合精神“一念三千”论、中国思想的精髓“天人合一”思想、印度哲学的极致“梵我一如”思想……这一切都会照亮不断带来断裂和分裂的现代文明的“黑暗”，是珠玉般的“东方智慧”的结晶。

我作为鼎谈者的一员，希求东方智慧能在争取万物共生共存的“和平与希望”的世纪显示其雄姿，成为指导“人类文明”的“光明”。

季先生也曾说过，人类期待的未来是佛教称之为“佛国土”，或者儒家描绘为“大同世界”的世界。

今年适逢日中邦交正常化 30 周年的佳期。已故的周恩来总理比任何人都强烈地深深希望日中友好。本书作为日中学术文化交流的一项成果，在这值得纪念的时刻出版，我深信周总理也一定会为之高兴。

我祈愿两位先生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为增进日中友好，更加健康和活跃。

2002 年 8 月 24 日



序



季羨林

池田大作先生，是日本国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宗教活动家和国际活动家。他曾同一些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和政治家进行过对话活动，比如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美国的基辛格等等都包括在内。对话内容用中、日、英三国语言出版，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它促进了人民与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友谊，对当今国际上的基调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池田大作先生，同中国更可以说是有特殊的关系。他曾多次访华，同中国学者和宗教界人士广有接触。他是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又在一些高等学校中获有名誉职称。他也尽上力量，向中国一些大学捐赠图书和仪器。他在中国人民群众中是很受欢迎的。

这一次，池田大作先生要同中国学者对话了。我滥竽充数，敬陪末座。他同蒋忠新先生对话的内容，主要是有关《妙法莲华经》的。蒋先生穷几十年之力治梵文原本《妙法莲华经》。对中国旅顺博物馆所藏来自新疆的《法华经》梵文原本残卷之研究，致力尤勤，创获至多。《法华经》是创价学会的圣经宝典。池田大作先生对此经也有湛深的造诣。因此，两位专家有关《法华经》的对话，就十分精彩，不同凡响，精言妙语，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能开阔人的眼界，启发人的悟性。读这样的对话，简直是一种最高的享受。

至于我自己同池田大作先生的对话，重点则放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和异上。我不是哲学家，更不是什么思想家，我不擅长哲学分析，也不喜欢哲学分析。对于西方一些哲学家那种细入毫末的分析，我敬佩到惊诧的程度。但是，我感到匪夷所思，不知道伊于胡底。我禀性木讷，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对恍兮惚兮、玄之又玄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也有一点优(?)点，就是，不让脑筋闲着，我对禅学只了解一点皮毛，可是我的思维方式却有点接近禅宗。我在最广的宏观观照下，仔细思考了东西方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几乎是顿悟般地悟到了东方文化的复兴。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了东西文化是有根本差异的，东方综合，而西

方分析，天人合一是东方文化的特点。我对中国哲学史上这一个著名的命题给予了一个新解，就是，天人合一是指大自然与人的合一。我还提出了，在历史上，东西文化递相兴衰的看法。我用了一句中国常用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表达我这个看法。

我的这些看法，一经提出，在读者中就形成了两派：一派赞成，一派反对。这是极其正常的现象。古今中外，就没有哪一种看法，只有赞成者，而没有反对者。对于赞成者，我当然高兴。对于反对者，我也并不不高兴。我一不商榷，二不反驳。我是不相信“真理愈辨（辩）愈明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辩论激烈；但是没有哪一家由于辩或辨失败而放弃自己的主张的。我主张大家共同唱一出《三岔口》，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最后观众自己来判断是非。

最近，我读到了一本书《东西方文明沉思录》，原作者是日本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村山节先生和日本著名的经济评论家、作家浅井隆先生，译者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夏运达等先生，出版时间是2000年4月。出版者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者对本书作了简短而精辟的介绍：“作者以超越时空的大视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和全球经济的现状作了研究，指出各种文明都有诞生、生长、繁

荣和消逝的过程。东西文明之间既有冲突，又有互补性。文明的冲突表现为文明中心的转移。作者认为，世界历史就是在文明中心跌宕起伏、此长彼消中不断演出的。”出版者接着又介绍村山节先生提出的“世界文明八百年同期说”。“现在，世界文明的中心正在向东方转移。21世纪，是东西方文明冲突，融合和交替的时代。22世纪以后，将是亚洲的时代。”在本书浅井隆的“序言”注〔6〕中，作者说：“有学者认为，东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别在于思维方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用哲学家的话说，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为一。”（见该书，第13页）如果允许我对号入座的话，这就是我的主张。我这个主张，在过去七八年内，在许多文章中，在许多发言中，甚至在严肃庄重的国际会议上，我都公开发表过。在本书中也有所表述。至于世界文化中心向东方转移，需要多长的时间，我的意思是，21世纪即将见端倪。《东西方文明沉思录》的作者预言是22世纪。这个问题无法争辩，要由历史去做结论吧。

眼前，世界上某一个大国，飞扬跋扈，暴戾恣睢，横行霸道，颐指气使，右手持警棍，左手托原子弹，随意指责别的国家为“邪恶轴心”，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在爱好和平的世界人民看来，它简

直像一个丑角，一个地地道道的纸老虎。我举出东西方各一句谚语，奉赠这个国家的人民，中国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西方谚语说：“上帝想让谁灭亡，必先让他疯狂。”这都是多年经验的总结，决不会错的。我上面这些话决不是无所为而发。因为这与东西方文化的消长有关，我一时心血来潮才说出来的。我相信，那一个大国的真正爱国又爱和平的人民是会不以为忤的。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凡是爱国又爱和平的人民总是心心相通的。

回头再谈我们这一本书。三个作者，一个是日本人，两个是中国人。虽然国籍不同，然而却志同道合。我们都希望世界人民和平幸福，只有理解与友谊，而没有仇恨与对抗。佛家讲极乐世界，儒家讲大同之域，名异而实同，殊途而同归。我希望，我们这一本书能在这一方面作出一些贡献。善哉！善哉！

2002年6月7日



目 录

前言 池田大作 (1)

序 季羨林 (1)

序章 与近现代史共生 (1)

1. 开辟未来的对话 (3)

汤因比博士(3)

2. 经 历 (5)

童年时代(5)/ 母亲的回忆(7)/ 母与子的“纽带”(9)/ 青春时代(10)/ 友谊的“纽带”(13)

3. 苦守节操的德国留学时代 (15)

留德十年(15)/ 印度佛教史研究(17)/ 战争的悲惨(19)/ 战争的伤痕(21)

4. 惊涛骇浪 (23)

“文化大革命”(23)/ “走资派”的帽子(24)/

《罗摩衍那》的翻译(27)/ 再攀高峰(28)